荒政要覽

荒政要覽卷之三

雲間俞汝爲輯錄
西陽譚繼統
雲間洪　都　訂正

救荒總論

古人制變于常三年餘一年之蓄可無虞天行周官講禦荒何數數也時勢所遭洵難膠柱哉說學古而善用之免民於灾道則存乎

其人衷荒論第二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財散其所積二曰薄征輕租稅三曰緩刑凶年犯法者多緩之恐致叛也四曰弛役息繇役五曰舍禁舍山林川澤之禁六曰去幾關市不幾察七曰眚禮凡有禮節皆從減省八曰殺哀凡行喪禮皆從降殺九曰蕃樂閉藏樂器不作十曰多昏不備禮而婚娶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十二曰除盜賊饑饉盜賊多戒備緝捕以除之○呂祖謙曰聚萬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轉徙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此兩者荒政之始已藏者散之未輸者薄之荒政之大綱舉矣緩刑謂民迫於饑寒不幸有過失緩其刑辟以哀矜之弛力者平時用民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弛之以休息民力舍禁謂山虞林衡皆令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幾謂去關防之幾察使百貨流通商賈來

亦此是救荒之要術眚禮謂凡禮文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殺哀謂凡喪紀之節一皆減損專理會荒政蕃樂謂歲荒民饑當憂民之憂所以閉藏樂器不作多昏謂凶荒之年殺禮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索鬼神謂鬼神不舉並走群望之類前說說緩刑後又說除盜賊是經權皆舉處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民亦有何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呌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終之以止亂之萌大抵周禮六官職分聯然其關節脉理皆相應且如散利須考大府天府內府外府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參觀徧考然後可□

周禮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

緩刑

穀梁傳曰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

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墻也）窌（窖也）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謂天時和順）事業得敘者（耕稼得其次序）貨之源也等賦（謂以差等制賦也）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

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江濬曰荀卿本末源流之說爲國家者不可以不知也誠知本之所在則厚之源之所自則開之謹守其才節制其流量入以爲出撙彼以注此使下常有餘上無不足禹湯所以遇災而不爲患者知此故也

賈誼論積貯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

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

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晁錯論貴粟疏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

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
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
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辟湯禹
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
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
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
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
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地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

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

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

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
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
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
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
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
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
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
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
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也陸贄嘗謂國家救荒所貴自財用所得自人心晁錯謂服饑不得食雖慈母不能保其子人君安能以有其民此意惟貴粟得之

人主救荒所當行一曰恐懼脩省二曰減膳撤樂三曰降詔求言四曰遣使發廩五曰省奏章而從諫諍六曰散積藏以厚黎元以下五條采活民書

宰執救荒所當行一曰以爕調爲已責二曰以饑溺爲已任三曰啓人主警畏之心四曰慮社稷顛危之漸五曰進寬征固本之言六曰建散財發粟之策七

曰擇監司以察守令八曰開言路以通下情

監司救荒所當行一曰察鄰路熟上下以爲告糴之備二曰視部内旱傷小大而行賑救之策三曰通融有無四曰糾察官吏五曰寛州縣之財賦六曰發常平之滯積七曰毋崇遏糴八曰毋敢抑價九曰毋厭奏請十曰毋拘文法

太守救荒所當行一曰稽考常平以賑糶二曰准備義倉以賑濟三曰視州縣三等之饑以爲之計小饑則勸分發廩中饑則賑濟所糶請借內庫大饑則告朝廷截上供乞度牒乞降錢爲糴本四曰視鄰

郡三等之熟而為之備不旱汸先發常平錢貫熟處告糴以備賑遣牙吏於鄰郡豐糴米豆雜斛皆可五曰申明遏糴之禁六曰寬弛抑價之令七曰計州用之虛盈存下一歲支以救荒不給則告糴也郡八曰察縣吏之能否縣令不職劾罷則才官以專之不然煩迎送之費姑委移他邑之賢者九曰委諸縣各條賑濟之方十曰因民情各施賑救之術十有一曰差官祈禱十有二曰存恤流民十有三曰早檢放以安人情十有四曰預措備以寬州用十有五曰因所利以濟民饑十有六曰散藥餌以救民疾

縣令救荒所當行一曰聞旱則[illegible]二曰已旱則一面申州三曰告縣不可遏糴四曰檢旱不可後時五曰申上司乞常平以賑糶六曰申上司寬義倉以賑濟七曰勸巨室之發廩八曰誘富民之興販九曰防滲漏之姦十曰戢虛文之弊十有一曰藉客人之糶糴十有二曰任米價之低昂十有三曰請提督十有四曰擇監視十有五曰參是非十有六曰激勸功勞十有七曰旌賞孝弟以厲俗凶荒之年有骨肉不相保者今婦能讓食於姑孫米以其祖父母者當物色之十有八曰散施藥餌以救民

饑荒之際
必有疾癘

十有九曰寬征催二十曰除盜賊

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不足則勸分於有力之家又遏糴有禁抑價有禁能行五者則亦庶乎其可矣至於檢旱也減租也貸種也遣使也弛禁也鬻爵也度僧也優農也治盜也捕蝗也和糴也存恤流民勸種二麥通融有無借貸內庫也人在隨宜而施行焉蓋有大饑有中饑有小饑救荒有三等之不同所以救之之策亦異臨政者能辨別而行之然後為當耳

景帝後元二年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史記本紀令內郡不得食馬粟徒隸衣七緵布止馬舂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

董煟曰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王藻曰年不順成君

衣布褶本闕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曰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鬼神禱而不祀古人救荒之政凡可以利於民者靡不畢舉景帝所行皆得古人救荒之遺法所以與文帝並稱爲賢君歟

唐高宗顯慶元年夏四月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

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

唐德宗時尚書李訢曰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預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

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雖貴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

孝宗乾道御筆有今春閩中艱食朕甚念之向聞諸處賑濟多止及於城郭而不及鄉縣甚爲未均卿等一一奏來韓愈詩云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饑我欲進短策無由到丹墀聶夷中亦云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蓋傷上之人不恤下也孝宗慮賑濟未均下及村落令卿等一一奏來豈有下情之不上達哉

陸贄曰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

爲之計耳固非猥瑣、公庸宗不及編畊

范鎮知諫院言今歲荒歉朝廷爲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賑食拯貧存恤不爲不至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能寛其力役輕其租賦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小歉雖重施固已無及矣此無他重歛之政在前故也臣竊以爲水旱之作由民生不足憂愁無聊之歎上薄天地之和耳

蘇軾乞預救疏曰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

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
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
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
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
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靜之流不
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
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
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
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

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計所失共計三百餘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千餘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

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上[illegible]虜[illegible]
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絕無一人餓殍者此無
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其禍福相絕如此
程頤論賑濟曰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
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假論其
本且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常見今時
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之粥飯來者與之
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

得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鷄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曰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笑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當擇寬廣之處宿或使晨入至巳午而後與之食給米者午時一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此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多倍之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相藉如作粥飯

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或不給浮浪游手無此
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哀矜之一也
王曾論水災曰天聖五年八月河北大水上謂輔臣
曰比令內侍往滄邊視水災如聞寫龍堰于海口可
遣致祭王曾對曰邊郡數大水蓋洪範所謂水不潤下
之證海口恐非能堰宜寬民賦以應天災於是下詔
河北水災州軍免今年秋稅
元祐初河北京東淮南災傷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賑
恤五術一欲施予得實二移粟就民此謂糴環糶也三隨厚

薄散施四選擇官吏五告諭免納夏秋二稅上嘉納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只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　丘濬曰朱熹謂棄疾[illegible]遏[illegible]蓋欲其兼禁之也蓋荒歉之年[illegible]閉糴固是不仁然當此際米價翔涌正小人射[illegible]之[illegible]也而[illegible]閉之者蓋彼亦自量其家口之衆多恐闕歲之不繼干[illegible]彼有所罪而配之耶若夫劫禾之人之衆此小盜賊之[illegible]計禍亂出之萌也周人荒政除盜賊正[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耳小人之貧計出無聊謂飢死與殺死等死耳與其[illegible]而死不若殺[illegible]而死況又未必殺耶聞衆所在群[illegible]而赴之[illegible]求貸苟有不從即肆劫奪自謗曰我非盜也迫於飢餓不得已耳嗚呼自晝攫人所有謂之非盜可乎漸不可長彼知其負罪於官因之鳥駭鼠竄竊弄鋤挺以扞游徼之吏不幸而傷一人焉勢不容已遂至[illegible]亂亦或有之臣願明敕有司遇有旱災之歲勢必[illegible]飢窮必先榜示禁其劫奪諭之不從痛懲首惡以警餘衆

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飢荒乃弭禍亂之先務也然則富民閉糴何以處之曰必先諭之以惠鄰次閉之以積禍詳其隨時取直禁人侵其戶不良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取息待熟之後官爲追償荷積粟之家丁口頗衆亦必爲之計算推其贏餘以濟匱乏若彼僅僅自足亦不可強也然亦嚴爲之限凡自所積不肯發者非至豐穰禁不許出糶彼且得利恐其後時自討有餘亦不能以不發矣

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趙抃救災記曰熙寧八年吳越大旱抃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有

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廪於官者幾人溝防興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其幾具存使治之者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録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故事歲廪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括檢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日人受粟日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

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脩城四千一百人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之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人疫病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

處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抃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抃於此時早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無巨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得無失斂埋者抃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災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抃所拊循民盡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

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裁診之行治其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故采於越得所施行樂爲之識

曾鞏救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閔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災塞其求也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
日一升主者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
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於與人之所未見
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
也遭非常之變者亦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
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
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脩其畎
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
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

以倫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㪷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㪷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十萬戶計之中等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

均而民猶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修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修築之費既無所處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全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皆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

而去之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歸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鬭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鬭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

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茆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而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定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姑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全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

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閑民得轉移執事
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夫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一
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
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
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
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
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
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
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全

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多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

亡之禍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湯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隣奉幣來享疆内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間而消患於無形之内乎此所爲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者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

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飢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者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堯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

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軍州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

宋志言宋之為治一本於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糴或貸以食種或直以賑給之無分於主客

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運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曆為課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東南則留發運使歲漕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飢民或人日給粮可歸者計并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物價翔踊則置場出米裁其價予民蝗為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米其民間遺內

侍存問熙寧中賜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
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有可以左右吾民宜爲朕撫輯
而賑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時王安石秉政移常
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苗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賣天
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
詔復廣惠倉旣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
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賑給義倉不足又令通
一路先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敕補牒
賜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崇寧初蔡

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食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帳帷顧乳母女使靡費無藝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

何景明與藩司論救荒書頃者

朝廷以淮西告灾蠲其常稅命守臣存撫賑貸此主上惻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郟壓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畝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閭皆賣其妻子身爲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

釜閭室坐以待斃有快于速死自經樹枝者矣今春
不收而生者未哺此往事已可鑒矣而來時方迫此
正執事者所宜控竭知慮紓遐猷布除慝以寬民生
承 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
序內無存變之郵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
遂之大命彰 主上之實澤者也竊為民計大率利
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為
三害而可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夫發倉廩本
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啓豪強騈集里胥鄉老

歷貧佑富公家之積秪以飽市井遊惰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乎升斛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貸餅餌自啖而卒不得與此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等死耳聞目睹可為痛扼夫欲有所與必先為去其所奪養馴兔者不畜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換其薪徒酌水浥之沸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刲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興一利以救民之亾也何以異此也

吏部左侍郎鄧以讚救荒議曰蒼生無祿大祲爲災今南昌之西鄉下鄉新建之下鄉田廬不舉火者十家而九或利啗草根延旦夕之命者或甘心縊死者流離困苦之狀累牘難書夫可以弗賑哉賑未易言也畧陳其槩以備採擇一曰分等差蓋水災雖廣而輕重不同宜以連年被水而今年之水至今猶未落業者爲最以雖係水鄉而田已退水見今可以復種者次之以從來無水而今年被水見今復種已定者又次之冊報之重輕賑恤之多寡大約視此爲準可

也二曰廣周恤饑民有冊其實饑者豈能盡乎一指之痒煇以醫所不置也無亦預示里長黨正等凡被傷無食之家盡數開報俟臨鄉親審若慮其生㩎疑其有私則于畢事之日令一二人執饑民名票就其家問之則舉一而百可知也斯亦庶幾無向隅乎三曰移金粟夫民非必皆壯夫也有老有病者有無夫或夫于外者此必不能出門戶者也又農務方興即壯夫來城中往返二三日業已失工穀數斗而冊子令人之費不與焉故金粟不可不移也然給散之日

擇一寛處令百姓蹲踞以待呼一人散一人必無紛譁矣亦不得限以時日斯亦人人各得所欲非從容不能也四曰分委任沿河一帶居民實稀其中托處于小河曲港者十倍焉以不在耳目之側而姑置之情有不忍欲正官一一而辱臨之勢又不能綿念佐陪雜職義官及各鄉老寧無可備驅使者乎無亦預訪其賢且才者分地而委之仍不限以時日則窮鄉蔀屋無不到之暘春矣五曰用咨詢夫一鄉有一鄉之情焉非其鄉之人不能知也是故有耆老可諏文

學可訪者毋主其鄉擇三二人置之左右以備顧問則凡鄉之所謂老者病者無夫者夫客于外者皆可知也六曰便工作夫圩者係鄉之生命不可不脩者也事雖似緩然今饑荒之時預給以工穀而及秋責其成功則修圩亦所以議賑錢糧未必充以三分之則以二爲賑以一給工然圩夫舊亦有冊今夫亦預示圩長凡願爲工者皆許領穀而籍記之則亦庶乎可廣也錢糧又不充或先給一半俟秋冬積穀稍多鹽稅稍廣酌量增之亦可也仰體聞彰念惓惓故訪諮

與論諺陳郎晁君此伏斬財祭主十二

南京吏部侍郎葉向高曰荒政首散利矣後乃有公庚抵京而不聞有賑貸之詔者如此則民病次薄征次緩刑次弛力矣後乃有半粟不登而督租之吏相望于道民困于徭役而土木興作雜還不得休者如此則民病次舍禁次去譏矣後乃有山林川澤之饒禁不得採民饑死載道而國吏且秦三尺繩其出入者如此則民病次眚禮次殺哀次蕃樂次多昏矣後乃有舉贏濫耗周不急之務民窮者設財役貧日費

以數千緡而上不為禁者如此則民病次索鬼神次
除咨戚咨後乃有德馨不彰慝神之祀用降之罰年
穀不蕃小民貪緣為姦利而不能止者如此則民病
夫三代以前其封域之產戶口之數皆殺于今九年
水七年旱又後世之所希覯也然三代以經制得而
無虞後世以經制失而卒至于告病也茲亦足以明
人事之當脩已乃先王之心雖十二者弗恃矣世方
順成而恒慮阻饑民無札瘥凶荒之害而不敢一日
忘儲胥以戒不虞乎耦畛隰之勞良耜甫田之詠非

不勤也然而遂師巡稼大夫[illegible]不為厲民也燕享有需嘉樂有侑五禮[illegible]居稅匪頒繇闕何甚費也然而遺人掌積廩人掌穀二鬴四鬴食乃有程又何儉也萬邦錯列九貢濯輪羽毛齒革入于尚方用非不足也然而躬獻鞠衣親服黛耜為天下倡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縣野都鄙皆有蓋藏是何其勤勞以養萬民也蓋三代聖王焦思極慮以為之防不待事至而後圖之是以天不能災地不能貧乃內之衆莫不逢伏樂業無有失所以

于天和故其詩曰粒我蒸民莫非爾極此三代之所以稱隆也豈徒如十二政所云之爲兢兢哉夫惟世主之長世守毗之遠慮不能豫于未然迨天災流行一切權宜之術尚未及講斯民已爲溝中瘠矣彼蓋恃荒政爲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旨失也然則荒政不可恃歟曰未荒而恃以忘備不可旣荒不及備而坐視無救亦不可備荒上策也無備而救猶得中策以余所聞若李悝之平糴漢文之蠲租令民輸粟入關者無用傳斯亦十二政之遺意歟無[illegible]

如富鄭公之賑青州范文正之賑浙西雖非經久之
籌然皆庶幾失之備而救之救者未可謂其策之盡
無奇也若所云備于未然以不待救爲奇則周官大
司空之政具在是在豫計哉是在豫計哉
翰林院修撰焦竑議曰天下事有見以爲緩而其實
不可不蚤爲之計者此毋目前者之所狎視而深識
玄覽之士之所蒿目而憂也則今之備荒弭盜是已
嘗觀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諸散利薄征緩刑弛
役繖悉備具而除盜賊即具於中何者國富民殷善

良自衆民鄉財盡姦宄易生蓋天下大勢往往如此昔人謂聖王之民不饑治平之世無盜此篤論也今上統馭方內義震仁懷靡所不至瓦粟陳貫朽民生阜康氛祲廓清暴民不作矣乃吳楚之東西大江之左右近而宛洛遠而閩蜀饑饉頻仍赤地萬里山峒水涯群不逞之徒鉤連盤結時戢而時動此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爲備荒弭盜皆今急務而備荒爲尤急古今備荒之說不可縷數總之修先王儲偫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畜積均布流通移

粟移民裒盈益縮下也咸無焉而舉蘗粥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幾有及矣試詳論之周官既有荒政爲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遺人所掌收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歲計豐凶爲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害說者謂此非一時所能猝舉而中世斂散之規皆師其遺意可見於行者如李悝之平糴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說一耿壽昌之常平穀賤則

增價以糴穀賤則減價以糶說一　隋長孫平令民家
出石粟入[illegible]之當社以備凶年說二　此所謂中世斂散
之規今之所當亟於修舉者也若句月青州郡豐歉
之數而移就之如劉晏之爲轉運勸民出粟兼以官
廩如富弼之在青州此臨事權宜之術非國家經遠
之道也或曰今之進說者有欲立格勸輸別於進納
優隆輿崇義之獎者賑任公正不必在官主先臣丘
濬之說者明禁翔踊閉糴者配如辛棄疾之榜湖南
者子皆略之何也愚應之曰凡此所以救荒而非所

爲備也語曰禦隆寒者春煦而製罽褐蔽淫霖者晴旱而理襏襫苟平日無以待之而取辦於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況饑者嗷嗷以待哺主者泄泄而聽議迨及稟可已半爲溝中之瘠矣彼羸罷者能甘心以就斃其強有力者以爲等死耳與其死於饑寒孰若乘時竊發少延旦夕之爲愈也於是揭竿斬木一唱百和者棼然不可遏矣夫無其備既可驅農而爲盜有其備猶可轉盜而歸農此在良有司一加之意耳尙備禦恐後而猶有萑葦之警出於叵測吾以義倉

保甲相輔而行將德惠翔洽威稜震舉夫孰有以不貲之區試必死之法者乎抑愚猶有慨焉夫民不必甚予第無斂之足矣民亦不必甚利第無害之足矣平居盡其衣食之資迫其死且畔也胥胥焉以濡沫之利此所謂晚也故必當事者仰體

天子德意奉法順流與之更始寧為不繭絲之尹鐸無為矯詔擅發之汲黯寧為催科政拙之陽城無為賑饑發粟之韓韶雖比跡成周可漸致也何憂荒與盜哉君曰此業已耳熟之而必更求新奇之說則非

愚之所知也

荒政要覽卷之四

雲間俞汝爲輯錄
關中劉一仝
恒山王應元　訂正

平日修備之要

國家以人民爲天民生以衣食爲天司牧者不於比歲豐登公私饒洽之日修舉庶政乃患至而圖之人力與天災爭勝事倍功半責效難矣書說命惟事事乃具有備有備無患

先儒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期何歲無之克謹人事以禦凶荒使民不見災遭非司牧者之責乎故論預備第四

修舉水利六欵

禹之治水有三導川入海濬之以去害也瀦水爲澤蓄之以興利也濬畎澮及川乂之以播種也其高山大原衆水雜流必有一低下處爲之壑如人之有腹臟焉彭蠡震澤是也旁溪別緒萬派朝宗必有一合流

入海之川爲之洩如人之有腸胃焉江淮河漢是也今以三吳水利觀之有宣歙杭湖數郡之山原而導之得所入然後有太湖之汪洋有太湖環五百里之容受而洩之得所歸然後有蘇松常嘉湖五郡之財賦漫衍浸注爲蕩爲漾縱横分合爲浜爲塘于是江湔帶之以經帶迂迴而放之海此吳中形勝之大都亦昔之言水利之準則矣禹貢載治水成功則曰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而書之以九州攸同乃則壤奠宅中土也故總敘其事不過始之以決九川距四海終

之以濬畎澮距川今列水利事宜一曰禁淤湖蕩廣水利之翕聚也二曰疏浚河道其分物也三曰開溝渠濬其支也四曰築堤岸防川澤之泛濫固田間之圍攔也并山鄉積水沿海護塘共爲六條所採昔人之議俱江南治水方略引以爲例他可類推云

禁淤湖蕩

古之立國者必有山林川澤之利斯可以奠基而蓄衆孟子曰爲下必因川澤古人於川澤必並言之川主流澤主聚川則從源頭達之澤澤則從委處蓄之川

流淤阻其害易見人皆知濬治者萬頃之湖千畝之蕩堤岸頹壞鮮知究心甚有縱豪強阻塞規覓小利者不知澤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澤不止二者相爲體用易卦坎爲水坎則澤之象也爲上流之蓄爲下流之源涓涓不息吐納蓄泄之妙全係乎澤澤廢是無川也川廢是無田也萬姓衣食之源於何而出況國有大澤滂可爲容不致驟當衝溢之害旱可爲蓄不致遽見枯竭之形必究晰於此而下利之說可徐講矣

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漑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而民田盡沒欲乞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二十九年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雖有潮汐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滌不致淤塞後來被人戶圍裹湖瀼爲田認爲永業乞加禁止戶部奏在法瀦水之地衆共漑田者輒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

買人各以違制論乞下平江府明立界至約束人戶
毋得占射圍裏有旨從之
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築塘立湖周三百十里溉田
九千餘頃人獲其利王逸少有云山陰路上行如在
鏡中游湖之得名以此輿地志山陰南湖縈帶郊郭
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任昉述異記云軒轅
氏鑄鏡湖邊因得名式又云黃帝獲寶鏡於此也紹
興二十九年　上因與同知樞密院王綸論溝洫
利害云往年宰臣皆欲盡乾鑑湖云歲可得米十萬

石朕答云若旱無湖水引灌即所損未必不過之凡
慮事須及遠也綸曰貪目前之小利忘經久之遠圖
最誤國之深戒 會稽水利

會稽山陰兩縣之形勢大抵東南高西北低其東南
皆至山而北抵于海故凡水源所出總之三十六源
當其未有湖之時三十六源之水盡西北流入于江
以達于海自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公臻始築大堤
瀦三十六源之水名曰鏡湖堤之在會稽者自五雲
門東至于曹娥江凡七十二里在山陰者自常喜門

西至于西小江一名錢清凡四十五里故湖之形勢亦分爲二而隷兩縣隷會稽曰東湖隷山隂曰西湖東西二湖由稽山門驛路爲界出稽山門一百步有橋曰三橋橋下有水門以限兩湖湖雖分爲二其實相通凡三百五十有八里灌溉民田九千餘頃湖之勢高於民田民田高於江海故水多則泄民田之水入于江海水少則泄湖之水以溉民田而兩縣湖及湖下之水啓閉又有石𥔲以則之一在五雲門外小凌橋之東今春夏水則深一尺有七寸秋冬水則深

一尺有二寸會稽主之一在常喜門外跨湖橋之南
本春夏水則高三尺有五寸秋冬水則高二尺有九
寸山陰主之會稽地形高於山陰故曾南豐述杜杞
之說以爲會稽之石水深八尺有五寸山陰之石水
深四尺有五寸是會稽水則幾倍山陰今石牌淺深
乃相反蓋今立石之地與昔不同今會稽石立於瀕
隄水淺之處山陰石乃立湖中水深之處是以水則
淺深異於曩時其實會稽之水常高於山陰二三尺
於三橋閘見之城外之水亦高於城中二三尺於都

泗閘見之乃若湖下石牌立於都泗門東會稽山會
接壤之际春季水則高三尺有二寸夏則三尺有六
寸秋冬季皆二尺凡水如則乃固斗門以畜之其或
過則然後開斗門以泄之自永和迄我宋幾千年民
蒙其利祥符以來並湖之民始或侵耕以爲田熙寧
中朝廷興水利有廬州觀察推官江衍者被遣至越
訪利害衍無遠識不能建議復湖乃立石牌以分內
外牌內者爲田牌外者爲湖凡曰牌內之田始皆履
畝許民租之號曰湖田政和末郡守方後進奉復廢

牌外之湖以爲田輸所入於府自是環湖之民不復顧忌湖之不爲田者無幾矣隆興改元十一月知府事吳公芾因歲饑請于朝取江衍所立石牌之外盜爲田者盡復之凡二百七十七頃四十四畝二角二十二步計工度廬先從禹廟後唐賀知章放生池開濬百餘日訖工每歲期以農隙用工至農務興而罷然次鐸出入阡陌詢父老面形勢度高卑始知吳公未得復湖之要領夫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豈有作陂湖不因高下之勢而徒欲資畚鍤以爲功

哉馬公惟知地勢之所趨横築隄塘障捍三十六源之水故湖不勞而自成歷歲滋久淤泥填塞之處誠或有之然湖所以廢爲田者非直以此也葢以歲月彌遠湖塔既寖壞斗門堰閘諸私小溝固護不時縱闢無節湖水盡入江海而瀕湖之民始得增高益卑盜以爲田使其隄塘固堰閘堅斗門啓閉及時暗溝桒窒不通則湖可坐復民雖欲盜耕爲尺寸田不可得也紹熈五年冬孝宗皇帝靈駕之行府縣懼漕河淺涸盡塞諸斗門固護諸堰閘蓋當霜降水涸之時

不雨者踰月而湖水僅減一二寸湖田被浸者久之訖事決隄開堰放斗門水乃得去是則復湖之要又較然可見者也夫斗門堰閘陰溝之爲泄水均也然泄水最多者曰斗門其次曰諸堰若諸陰溝則又次焉今兩湖之爲斗門堰閘陰溝之類不可殫舉大抵皆走泄湖水處也吳公釋此不察弊弊從事於開濬之誤矣故吳公所開湖才數年皆復爲田故湖廢塞殆盡而水所流行僅有從横枝港可通舟行而已每歲田未告病而湖港已淤涸矣昔之湖本爲民田之

利而今之湖反爲民田之害蓋春水泛漲之時民田無所用水而耕湖者懼其害已輙請於官以放斗門官不從相與什伯爲羣決隄縱水入於民田之内是以民常於春時重被水潦之害至夏秋之閒雨或愆期又無潴畜之水爲灌溉之利於是兩縣無歲無水旱監司府縣亦無歲無賑濟利害曉然甚易知也然則湖其可不復乎道聽塗說者方以闕上供失民業爲說是不然夫湖田之上供歲不過二萬餘石兩縣歲一水旱其所損所放賑濟勸分殆不啻十餘萬石

其得失多寡蓋已相絶矣湖之爲田若蕩地者不過餘二千頃耕湖之民多亦不過數千家之小利而使兩縣湖下之田九千頃民數萬家歲受水旱饑饉而弗之恤利害輕重亦甚相遠況湖未爲田之時其民豈皆無以自業乎使湖果復舊水常瀰滿則魚鼈蝦蟹之類不可勝食茭荷菱芡之實不可勝用縱民採捕其中其利自博何失業之足慮哉次鏗論載既畢又有拘於執舊說而詰之曰從子之說不必濬湖使深必須增隄使高且懼隄高壅水萬一決潰必敗城郭

于時爲之奈何是又未知形勢利害者也夫水之湍急者其地或隘不能容于是有衝激決溢之患今湖之水源不過三十六所而湖廣餘三百里以其地容其水裕如也況自水源所出北抵于隄及城遠者四五十里近猶一二十里其水勢固已平緩於衝隄也何有且隄之去漢如此其久是必有虧無增今詠築隄增於高者二三尺計其勢方與昔同昔不慮其決而今顧慮之何哉復鏡湖議

給事傅崧卿守鄉郡時侍郎陳橐入幙上公利便橐

竊惟執事作鎮鄉郡必思所以興利除害為此邦悠久之福棄亦嘗蚤夜籌慮期有獻於左右其間非無利害之大者復念吾君遷播未有定居戎羯憑陵疆圉弗固乃欲於此時陳利害之說是猶疾病之人邪氣未除而遽議調補亦似乎不知務也故事非迫切於今日者皆未敢輒有言前日因至上虞境內過夏蓋湖而備究湖田之為害實吾民今日倒懸之苦有不得不言者古人設陂湖以備旱歲王仲嶷建請以為田乃引鑑湖自然淤澱已成田陸為說又有不妨

民間亦利之語其欺罔甚矣然佃戶占請之初各有畝數不敢侵冒當時湖之爲田者纔十二三佃戶止於高仰處作埝未敢涸湖以自便民田尚被其利但瀦水不如曩日之多故諸鄉之田歲歲有旱處比年以來冒佔不已今則湖盡爲田矣以夏蓋湖推之諸處可以類見臺所知者止上虞餘姚其它四邑皆不及知上虞餘姚所管陂湖三十餘所而夏蓋湖最大周迴一百五里自來蔭注上虞縣新興等五鄉及餘姚縣蘭風鄉此六鄉皆瀕海土平而水易洩田以畝

計無慮數十萬唯藉一湖灌漑之利今既涸之爲田若雨不時降則拱手以視禾稼之焦枯耳其它諸湖所灌注皆不下數百頃植利人戶倚以爲命而乃盡奪之一遇旱暵非唯赤子饑餓僵踣道路而討司常賦虧失尤多雖盡得湖田租課十不補其三四又況每遇旱歲湖田亦隨例申訴官中檢放與民田等昨見上虞丞言曾蒙上司差委相度湖田利害因點對靖康元年建炎元年湖田租課除檢放外兩年共納五千四百餘石而民田緣失陂湖之利無處不旱兩

年計檢放秋米二萬二千五百餘石只上虞一縣如此以此論之其得其失豈不較然民間所損又可見矣但當時以湖田租課歸御前與省計自分兩家雖得湖田百斛而常賦虧萬斛嬖倖之臣猶將曰此百斛者御前所得也不𢚩湖田何以有此省計虧羨我何知哉今湖田租課既充經費則漕臺郡守固當計其得失之多寡而辨其利害夫公上之與民一體也有損於公有益於民猶當爲之況公私俱受其害可不思所以革之耶建炎一年春邑民嘗訴湖田之害

於撫諭使者使者下其狀於州縣上虞令陳休錫遂悉罷境內之湖田翟帥以未得朝廷旨揮數窘之陳不爲變是歲越境大旱如諸暨新嵊赤地數百里農夫無事於銍艾獨上虞大熟餘姚次之餘姚七郎通江湖蔭注兼有燭溪湖等數處不可作田不曾廢故亦熟而上虞新興等五鄉被夏蓋湖之利尤爲倍收其冬新嵊之民糴於上虞餘姚者自屬路不絕向使陳令行之不果則邑民救死不暇況他境乎夫以一縣令尚能爲之橐之所望於左右宜如何哉

復夏蓋湖

鄞縣東西凡十三鄉東鄉之田取足於東湖今俗所謂錢湖是也西南諸鄉之田所恃者廣德一湖環百里周以堤塘植榆柳以爲固四面爲斗門碶閘方春山之水泛漲時皆聚於此溢則洩之江夏秋交民或以旱告則令佐躬親相視開斗門而注之湖高田下勢如建瓴閱日可浹雖甚旱亢決不過一二而稻已成熟矣唐正元中民有請湖爲田者詣闕投匭以聞朝廷重其事爲出御史按利否御史李後素銜命詢咨本末利害之實錮獻利者置之法湖得不廢後素

與刺史及其寮一二公唱和長篇記其事而刻之石詩語記湖之始興於時已三百年當在魏晉也國初民或因淺淀盜耕有司正其經界禁其侵占太平興國中禁黠民之窺其利而欲私之復進狀請廢湖朝下其事於州州遣從事郎張大有驗視力言其不可廢且摘唐御史之詩敘致詳繳記於石刻熙寧二年知縣事張旬令民浚湖築堤工役甚備曾子固爲作記歷道湖之爲民利本末曲折以戒後人不輕於改廢也元祐中議者復倡廢湖之說直龍圖舒亶信道

閒居鄉里，膺詰折之紀其事於林村峇壽陀緣雲亭壁間謂其利有四不可廢今舒人集中載焉於是妄者無敢鼓動久之有俞襄復陳廢湖之議守葉棣深罪襄不得騁遂走都省獻其策蔡京見而悅之拘送本貫襄濯道逸政宣間淫侈之用日廣茶鹽之課不能給官官用事務興利以中主欲一時佻躁趨競者爭獻括天下遺利以資經費率皆以無爲有縣官刮民膏血以應租數時樓异試可丁憂服除到闕蔡京不喜樓而鄭居中喜之始至除知興仁府巳奏可而

爲改知遼州月餘改隨州不滿意也旲時高麗入貢絶洋泊四明易舟至京師將迎舘勞之費不貲崇寧加禮與遼使等置來遠局於明中令鄧忠仁領之忠仁實在京師事皆關決樓欲捨隨而得明會辭行上殿於是獻言明之廣德湖可爲田以其歲入儲以待麗人往來之用有餘且欲造畫舫百柁專儞麗使作涉海二巨航如元豐所造以須朝廷遣使皆忠仁之謀也既對上說即改知明州下吏興工造舟而經理湖爲田八百頃募民佃租歲入米近二萬石佃戶所

得數倍於是西七鄉之田無歲不旱異時膏腴今爲下地廢湖之害也靖康初頗有志於復民利予時爲御史屬嘗以唐諸公詩與曾子固張大有記文示同列欲上章未果而虜騎圍城自是國家多故日尋干戈用度不給豈暇捐二萬石米以利一州之民則湖之復興殆未可期建炎甲戌虜陷明州盡焚州治自唐至今石刻皆毀折剝落無遺跡予恐後人有欲興復是湖無所考據故詳録之以俟討求 王廷秀水利記

東錢湖縣東二十五里一名萬金湖以其爲利重也

在唐曰西湖蓋鄮縣未徙時湖在縣治之西也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宋屢濬治焉回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四岸凡七堰曰錢堰曰大堰曰莫枝堰曰高湫堰曰栗木堰曰平湖堰曰梅湖堰水入則蓄雨不時則啟閘而放之鄞定海七鄉之田資其灌溉茭葑蕁蒲荷共滋漫不除湖輒湮塞淳熙四年魏王鎮州請于朝大浚之是年二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爲魏王奏然當時所除茭葑未出湖堤既復塡淤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捐緡錢置田收租欲歲給

濬治之費朝廷許其盡復舊址而後來有司奉行不
虔田租浸移他用湖益湮窒慶元二年尚書吳渠守郡
請于朝得度牒百道米一萬五千石又濬之十月命
水軍營上送休且募七鄉之食水利者助役各給券
食視黎毅工明年春夏之交役再舉農不使妨耕兵
不使妨閱募漁戶徐畢之十月七日告成詔勞功有
差明公猶懼其無以繼也奏以羸錢二萬八千三百
四十七緡有奇增置田畝合舊穀碩伊羸三千令翔
鳳鄉長顧泳之主之分漁戶五百人為四隅人歲給

穀六石隨茭葑之生則絕其種立管隅一人管隊二十人以膳之府縣丞以時督察有旨令姦請仍命堤舉常平司董其事即陶山立烟波館天鏡亭郡人寶文閣學士史彌堅記自此不薙葑者十六年幾無湖矣淳祐壬寅冬制守陳塏因歲稔農隙命制幹林元晉僉判石孝廣行買葑之策不差兵不調夫隨舟大小葑多寡聽其求售支葑給錢各有司存初至數百人已而桴舟裹糧至者日五千餘人見遠近無趨向也淘湖所收率以佐郡家[illegible]遂至此乃全爲淘湖之用

元大德間世家有以湖爲淺淀請以抵田若干畝入官租者時都水營田分司追斷悉以爲湖延祐新志所謂欲塞錢湖此其漸也後因鄉民告有司舉行濬湖拘七鄉有田食利之家分畝步高下量撥湖葑隨田多寡闊狹俾浚之積葑于塘岸然宿葑春泛冬沈次年復生則有司所行爲具文耳近年重修嘉澤廟有濯靈之異茭葑不泛荷芡蒪蘆生之者鮮然未足恃也往大旱之年放水湖下一舉而涸知其積淤年久嘗不至淺東鄉河道又皆淺澀舊稱一湖之水可滿

三河半今僅一河而竭是可憂也又況職守者不謹閘啓閉傍湖人民通同漁戶每於水溢之時乘時射利私自開閘網魚洩水無度沿江堰壩又失修理日夜傾注于江防旱之策果安在哉其原置買封田畝自元孜以入官大明因之洪武二十四年本縣耆民陳進建言水利差官來董其事於農隙之時令七鄉食利之家出力淘浚雖能少除葑草而根仕復生況湖上溪澗沙土隨雨而下久不治則淤塞如舊矣

東錢湖

疏經河

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者昔禹之時震澤爲患東有堽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堽阜流爲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始定震澤雖定於環湖之地向有二百餘里可以爲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爲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海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之以灌溉而地勢又

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
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如之何而可
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為田其
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水南北為縱浦以通于江又
於浦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勢而棊布之有圩田之
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
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
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
以為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

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爲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尚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堽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卬之地近於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于海

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爲一橫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環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爲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環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非專爲闊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堽門斗門以

瀦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堤阜之上亦可耕以為田此
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下田常無小患高田
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古人治低田
旱田之法也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治田
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
年或二年一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低田
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古之田雖各成圩
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岸山低田皆沉
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鴨段大泗段湛段及和

尚閭盛熟圍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考此其遺法也洎乎年祀綿遠古法隳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爲家欲其行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爲小涇小浜即臣昨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者安船溝也涇浜既小是岸不高遂至壞卻田圩都爲白水也今崑山栢家瀼水底之下尚有民家堦甃之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顧辛晏陶沈

等田舍皆在田圍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於外水高於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之田舍之數也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臣少時見小虞浦只闊十餘丈至和塘只闊六七丈此目所親也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脩堤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渰没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稔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於間年渰没也或因決破古堤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

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驟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不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爲白水其間雖有堤岸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堽阜之地並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由無隄防爲禦水之先具也民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

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流而三江不浚臣伏覩昨來議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浙河淤處水面勤連一二百里而太湖之[illegible][illegible]不及黃河之湍迅而欲三江不淤不可得也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儻不完復從岸驅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于蘇州而已也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隳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其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則海潮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隳

壤不得瀦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之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堰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爲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堰阜之田已乾枯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淹沒淨盡則堤阜之田幸得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治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堰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之由也故蘇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爲人之所見而稅復

重旱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談者只論
治水而不論治旱也
開河之法其說甚難均是河也中間不無淤墊深淺
之殊地形亦有高下凹凸之異而土方之多寡工次
之難易必有判焉不相同者宋臣郟僑云以地面爲
丈尺不以水面爲丈尺不問高下勻其淺深欲水之
東注必不可得夫物之取平者必期於水治水而不
師水非智也須於勘河之時先行分段編號算土
之法若本河有水即沿河點水有深淺不同之處差

一尺者自另爲一段假如通河水深一尺而有深二尺者即易段也深三尺者又易段也深四尺者極少段也深與議開尺寸等者免挑段也闊放此各立樁編號以記之隨令精算者逐段計算土方其法每土四旁上下各一丈爲一方每方計土一千丈假如本河議開面闊五丈底闊三丈水面下開深五尺每長一丈該土二方又如某段水深一尺該空土方四分實開土一方六分爲難工某段水深二尺共該空土二方四分實開一方二分爲易工三尺四尺五寸八倣此闊

倣此若本河無水即督夫先於中心挑一次線深廣各三尺或二尺務要徹頭徹尾一脉通流求於水面上丈量露出餘土有厚薄不同之處差一尺者另為一段假如通河皆餘土一尺而有餘二尺者即難段也餘三尺者又難段也餘四尺者太難段也餘五尺者極難段也立椿編號算土如前法但此乃計水上之土而水下應挑之土可一律齊矣然後通算本河該無開土若干方兩旁得利田若干畝起夫若干名每夫該土若干方分工定宕第從土方土少者宕長

土多者宕短齊土方不齊丈尺而後夫役爲至均河形容至平也以下五段常熟令耿橘水利書

水線至平也而人心不平奸巧百出如三十三年開福山塘圩水線十數日不成管工官皆不知職既識破其術隨設法五里委一官官各乘馬一里委一皂皂各飛奔如是往來不停看其水線不令[illegible]乃一日而成奸巧立破何以故渠功少者於水線下暗藏小壩官來則暫決之過則壩住鏟土高無水之地而兩頭藏壩中間水可不[illegible]出奸不破高低不明水線

爲虛何以知其然也陰壩初決者也乃水流動不然者其水静定也

難易有號矣土方有數矣而夫役之來道里遠近不同市井食宿異便而土性亦有緊漫堅散之殊崖岸不無險夷高下之別強者奸者於此爭利焉倘無術以處之亦非盡善之道也然此不可爲之河濱宜先爲之於堂上查照區圖遠近自頭至尾算定丈尺摧定工次要令遠近適中一一明註比工簿內用印鈐給千百長照簿竪立夫樁一定不移庶紛爭之擾可

免而亦無作奸之處矣第初時量河最要的確嚴期分守務秉至公不則吏胥虛報丈尺不實尅夫價自有矣強梁之徒夫多宕少者亦有矣大都正官能一親行自無此弊

夫役偷安類於近便岸上拋土不思老岸平坦一遇天雨淋漓此土隨水流入河心倏挑倏塞徒費錢糧徒勞夫工亦竟何益必於河岸平坦之處務令遠挑二十步之外照魚鱗法層層散拋若有懶夫就便亂拋者重究若有古岸高出田上者即拋土岸內相幫

以固子岸亦可其平岸之處不得援此爲例若岸有
半圮之處即宜挑土補塞築成子岸挑土一層堅築
一番層層而上岸必堅牢一舉兩得不可姑直岸上
待後日築之後來日久人玩貽害河道不小也若田
中有潰蕩或原因取土致田深陷者即用河土填平
若岸邊有民房有園亭逼近不便挑土者即令業戶
自備樁笆於房園邊旋築成岸亦兩利之道也若河
狹則只不可耳

金藻水學曰勤省視者官廉能也或不省視與無廉

能同省視不賞罰與不省視同賞罰不繼續與不賞罰同職亦曰廉能矣省視矣賞罰矣繼續矣而無考驗之法與不廉能不省視不賞罰不繼續同夫考工之法必先立信樁樣樁以防其奸僞樣樁者用木橛刻畫尺寸與應濬尺寸同信樁則一木橛可已法於號段既定之後每段將畫尺木橛釘入河心與水面平本河無水者與水線之水面平俗所謂水平樁是也俟開方之後以此橛爲準葢橛露一尺則工滿一尺矣故曰樣樁却將二橛書明號段直對樣樁釘入

兩岸老土深與岸平名曰信樁此樁只旁打識老岸
數尺不許拋土塡壓致難認記又具直丈竿一條丈
簹一條立竿樣樁之頂拽簹信樁之上以量虛河深
淺如簹在竿十尺上則虛河深十尺矣必十尺以下
所有尺寸乃算實工虛河尺丈籍而藏之夫役認宕
時又各立小樁書某字第幾號某千長下百長某分
管領夫某協夫某應濬長若干名曰夫樁又按仰月
形二闊丈尺之數爲橫丈竿三條俱書尺寸做成不
輪車架此三竿每查工之日必携籍持竿拽簹上爲車

而往先稽號樁而知其宕之長短即據信樁樣樁搬
豎竿而得其工之淺深工完之後沿河推運三手
車而驗其工之闊狹勤惰在目賞罰必加而後人力
齊工不虛耳必信樁者虞樣樁之上下其手也又虞
老岸之僞增其高也驗老岸驗信樁驗樣樁驗三竿
車而後僞無容矣迨工完之後復打水線以驗之有
淤滯處隨令復濬務求線道通流方可決壩放水其
或濬深水多打水線不便則於放水之後用木爲沿
河較蹾木鶯者用直木一條長與河濱平鐵裹其下

端隨濬過尺寸處拴繫長繩兩岸椵之直立水中循水面而進遇鶩仆處則土高水淺處也將其營千百長究治仍令撈泥務如原議分數須木鶩過门無滯然後爲完工矣

開溝渠

農桑通訣云昔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然後播奏艱食烝民乃粒此禹平水土因井田溝洫以去水也後井田之法大備於周周禮所謂遂人匠人之治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

川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故田畝之水有所歸焉此去水之法也若夫古之井田溝洫脉絡布於田野旱則灌溉潦則洩去故說者曰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又荀卿曰修隄防通溝洫之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考之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異也後世灌溉之利實妨於此至若廢井田

而開阡陌于今數千年遂人匠人所營之迹無復可
見惟稻人之法低濕水多之地猶祖述而用之天下
農田溉灌之利大抵多古人之遺跡如關西有鄭國
白公六輔之渠關外有嚴熊龍首渠河內有史起十
二渠自淮泗及汴通河自河通渭則有漕渠鄭州有
右史渠南陽有召信臣鉗盧陂廬江有孫叔敖芍陂
潁川有鴻隙陂廣陵有雷陂浙左有馬臻鏡湖興化
有蕭何堰西蜀有李冰文翁穿江之迹皆能灌溉民
田爲百世利興廢修壞存乎其人夫言水利者多矣

然不必他求別訪但能修復故迹足為興利世代之水利下及民事亦各自作陂塘計田多少於上流出水以備旱涸農書云惟南方熟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為溪堨(音謁)水蕩難以數計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溉田數十畝若溝渠陂堨上置水閘以備啓閉若塘堰之水必置涵(音寒)竇以便通洩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戽斗桔槔之類挈而上之如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為槽架連筒陰溝浚渠陂柵之類引而達之此用水

之巧者若不灌及平澆之田爲最或用車起水者次之或再車三車之田又爲次也其高田旱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月其間或旱不過澆灌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傅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棄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方今農政未盡興土地有遺利夫海內江淮河漢之外復有名水萬數枝分派別大難悉數內而京師外而列郡至於邊境脉絡貫通俱可利澤或通

爲溝渠或蓄爲陂塘以資灌溉安有旱暵之憂哉復有圍田及圩田之制凡邊江近河地多閒曠霖雨泛潦不時淹沒或淺浸瀰漫所以不任耕種後因故將征進之暇屯戍於此所統兵衆分工起土江淮之上連屬相望遂廣其利亦有各處富有之家度視地形築土作堤環而不斷內地率有千頃旱則通水澇則洩去故名曰圍田又有據水築爲堤岸復疊外護或高至數丈或曲直不等長至瀰望每遇霖潦以扞水勢故名曰圩田內有溝瀆以通灌溉其田亦或不下

千頃此又水田之善者

丘濬曰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可泥其陳迹必欲一一如古人之制爾今京畿之地地勢平衍率多洿下一有數日之雨即促淹沒不必霪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農夫終歲勤苦眄眄然而望此麥禾以爲一年衣食之計賦役之需垂成而不得者多矣良可憫也北方地經霜雪不甚懼旱惟水潦之是懼十歲之間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爲今之計莫若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

水爲主又隨地勢各爲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于大河又各隨地勢各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于大溝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于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爲之小溝則合有田者共爲之細溝則人各自爲於其田每歲二月以後官府遣人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如此則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間縱有霖雨亦不能爲害矣朝廷於此又遣治水之官疏通大河使無壅滯又於夾河兩岸築隄爲長

堤高一二丈許則衆溝之水皆有所歸不至溢出而田禾無淹没之苦生民享收成之利矣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周禮遂人治野匠人爲溝洫各言五溝之制五溝者謂遂溝洫澮川也遂之廣深各二尺而溝則倍於遂洫之廣深倍於溝而澮則又倍於洫川則又倍於澮其制大略如此然嘗考之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甽（甽古畎字）陳傅良曰甽者播種之地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甽從則遂横遂横

則溝從由溝而達洫由洫以達澮其從橫亦如之說者又以溝澮爲道水而設然溝洫之於田也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患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憂於以時決塞豈特道水而已哉

周禮匠人云凡溝逆地防音勒謂地之脉理謂之不行水屬讀爲不理孫謂不順理勢逆謂之不行凡行奠讀曰停水磬折以參伍直行三折行五則水行疾矣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王昭禹什之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塞防所以止水不因地

勢則其土易壞故爲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壞矣善爲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勢故也善爲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勢故也言水利者明此兩言而又盡心力爲之旱潦可無患矣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鄭玄釋曰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以瀦蓄水者積之以陂池以禦旱

也以防止水者增其堤堰以防决也以溝蕩水者使水通行而灌注也以遂均水者以夫間之遂均布而水也以列舍水者塍其町畦堅不决也舍謂水可止舍也以澮瀉水者以會通諸水達之川也夫遂人匠人既詳溝洫之制而稻人又教民以作田與水之法如此則雖天時之旱溢不常而地利之瀦瀉有節矣此農之所恃以無恐歲之所由以屢豐與

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爲有矣故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畎澮其小

大雖不同而其䟽通導利不可使一息壅閼則一也
故成周溝洫之制與井田並行匠人之職方井之地
廣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者謂之洫百里
之同廣二尋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
尋之澮其捐膏腴之地以爲溝洫者凡幾也小司之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說者謂田稅之所出則百井
之地出田稅六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洫也萬井
之地出田稅者四千九十有六井而五千有奇則治
溝與澮也夫自一成之地積而至於一同萬夫之衆

其捐賦稅之入以治溝洫者凡幾也成周之君豈不愛高腴之地賦稅之入而棄以爲無用之溝洫哉誠以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也然其所以得溝洫之利者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俾任浚導之功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稻人俾專儲蓄之利夫既有以浚之又有以積之此所以旱澇均無患也自經界之不明而先王溝洫之制漫無可考至於後世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遂遺無窮之害矣其間雖有才智之士如溉鄴涇引渭引洛

築鑑湖疏雷陂固皆足以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費然總之趨時務功而用其私智以經營之其利溥不博未及古人偏利天下之意也故論者以為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可泥其陳迹一一如古人之制耳

凡田附幹河者少而附枝河者多蓋河有枝幹譬之樹焉千百枝皆附一幹而生是幹為重矣然敷葉開花結子功在於枝不可忽也彼枝河切近坵圩灌溉之益所關匪細若濬幹河而不濬枝河則枝河及高

水勢難以逆上而幹河兩旁所及有限枝河所經之多田反成荒棄即幹河之水又焉用之法當於幹河半工之時即耑官料理枝河責令各枝河得利業戶俱照田論工一齊並舉仍責成該枝河千百長催督務要先期料理停妥俟幹河工完之日先放各枝河水放畢隨於各枝河口築一小壩俟小壩成然後決大壩而放湖水其工之次第如此葢濬幹河時凡幹河水悉放之枝河而後大工可就濬枝河時凡枝河水悉歸之幹河而後衆小工易成況枝河高幹河低

不過一決之力若先放湖水則方浚之初水勢必大此時枝河不能直入必假車戽勞費鉅矣濬河者往往於幹河告成之後心懈力疲置枝河於不問爲民者亦曰姑俟異日也而前工荒矣盖機不可失而勞不可辭其工之始終又如此常熟令耿橘水利書

築堤岸

戊戌正月

太祖高皇帝命康茂才爲營田使

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

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飭館舍迎送奔走所至分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

正統五年庚申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候考滿以憑黜陟

唐貞元中蘇州刺史于頔繕完隄防疏鑿畎澮列樹

以表道決水以溉田

郟亶治田議曰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古人因地之高下井而為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水南北為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勢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蓋欲取土以為隄岸高厚足以禦湍悍之流故古之隄岸高者一丈低者一丈借令大水江河高於民田隄岸出於塘浦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

于海不須決洩而水自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又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古人田各成圩圩合有長每年率逐圩之人修築浚治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溝常通也年祀綿遠古法隳壞水田之隄防或田戶行舟之便破其圩岸以爲涇或人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官中闕挑減少丈尺或田主但收租課而不加修築或租戶利于易田而故欲淹沒或張捕魚蝦而漸破古隄或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公私相吝而因循

不治故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

按地平天成禹錫玄圭後世經營只是濬渠築岸以養稼穡夫子稱之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論王夏之日也或疑言疏瀹不兼言封築則堤岸似屬餘事不知井田之制百步為畝深尺廣尺為田間水道而不立封限百畝為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言致力溝洫則畛涂在其中禹貢稱九澤必曰既陂是彭蠡震澤之底定亦藉陂障隄瀦

底瀆開濬封築信非兩事古人用力亦非兩時呂東萊大事記云田間之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井田舊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商鞅變法十年始克破壞阡陌想見唐虞三代之用民力專用之于此而已

萬曆戊子年水大蘇州自沉湖澱湖三泖抵松江一望滔天河水高出田間數尺其一二堤岸高厚處仍有不妨插蒔者乃知大澇時吳田盡可作湖百姓生命寄於堤岸蓋沿河堤圍阻截水勢成田田間各自成圩又藉圩岸隔斷若堤岸不堅綴卒然崩潰諸農

盡作魚鼈矣蘇松地形卑下當震澤委流數郡山原之水從此入海若非年年濬渠築圍田卒汙萊在所不免

國家倚辦東南財賦而我蘇松之賦額又甲于東南顧地處下游古號澤國盖平時既雜受杭嘉毘陵諸路之水而潮沙往來之處浦塘又多壅塞故時雨淋淫輒駕堤上而濱湖近海之處被害尤劇此豈獨不淪浚之故哉亦以障捍之無策也蓋有司既困於簿書期會之繁而又格于因循積習之論故于水務每

疏濶不講至於岸塍雖亦令業田者修築然人情恒慳一時小費而不顧異日大害輙多苟應故事夫岸善崩平時風浪之衝激侵蝕既已不鮮迨經霖雨則連絡盡圮而穡夫束手號籲無門矣故當事者首務固在經理幹河之大且要者其次則疏去入渠築圍埂急焉檄郡縣修築必嚴厥令必責厥成相機宜授方略視窊隆準事物計田授役而公家亦賛以錢穀其爲岸必高與廣等上廣若干而下内外各加三之一其當齧而易潰者則斷木爲橛甃石爲址必期於雄

固而後已如是而又歲歲修之俾勿壞則水潦有備而沮洳之區可與沃壤並矣苟徒曰理河道足矣而於岸塍漫不加意則雖得之於河而終失之於堤塤歲疏浚諸塘浦後而水患頻仍病民虧國其效可覩已此豈備災萬全之策乎夫國需取辦常在目前而里閭利病常在千萬里外不悉畫所以備災者而徒一切責賦於受災之民則百姓抗弊何時可臾而軍國儲蓄亦何能常足也溝洫之外復著岸塍之說蓋詳于人之所易忽以備言水利者採焉

老農之言曰種田先做岸盍低田患水以圍岸爲存亡也矧本縣東南一帶極目汪洋十年九澇室家懸罄兼田而去者過半矣故有田無岸與無田同岸不高厚與無岸同岸高岸而無子岸與不高厚同今考修圍之法難易略有三等一等難修係水中突起無基而成又兩水相夾易於浸倒須用木樁甚則另竹笆又甚則石磩方可成功樁笆黃石宜佐官帑難委民力民力酌量出工工太繁者弃佐以官帑二等次難係平地築基較前稍易不用樁笆三等易修係原

有古岸而後稍頽塌者止費修補之力築法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兼補其外此二等岸專用民力三等岸脚闊皆九尺頂闊皆六尺高以一丈爲率又須相度田形以爲高卑大抵極低之田務築極高之岸雖大潦之年而圍無恙田必登乃爲築岸有功耳廣詢父老詳稽水勢能比往昔大潦之水高出一尺則永無患矣其田之稍高者岸亦不妨稍卑惟田有高卑而岸能平齊則水利大成矣子岸者圍岸之輔也較圍岸又卑一二尺葢慮外圍水浸易壞故內作此

以固其防築法與圍岸同脚而異頂如圍岸頂闊六尺子岸須頂闊八尺方爲堅固其脚基總闊二丈須一齊築起爲妙圍岸一名圩岸又名正岸子岸一名副岸又俗名晥塌總之一岸也此岸既成可束水不得肆其横流之勢而低田可保常稔矣以下五段常熟令耿橘

圍田無論大小中間必有稍高稍低之別若不分別彼此各立戧岸將一隅受水遍圍汪洋將彼此推諉勢必難救稍高者曰吾禍未甚也將觀望而不之肩稍低者曰吾瑣瑣者稍[illegible]下也浩浩何將畏難而不敢肩

如此則圍岸雖築亦屬無用法於圍內細加區分其
高某低某稍高某稍低某太高某太低隨其形勢截
斷另築小岸以防之蓋大圍如城垣小戧如院落二
者不可缺一萬一水潰外圍纔及一戧可以力御即
多及數戧亦可以衆力捍乃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之
法築時要于低田外邊開溝取土內邊築岸內岸既
成外溝亦就外溝以受高田之水使不內浸內岸以
衛低田之稼俾免外入又爲高低兩便之法此岸大
略亦有三等一等難修係地勢窪下從水築起者雖

不似圍岸之難工力亦頗稱鉅二等次難係稍低之地岸亦稍卑且平地築起較前稱易三等稍高之地其岸亦卑三等岸俱脚闊五尺頂闊三尺高卑隨地形爲之

宋臣范仲淹言于朝曰江南圍田每一圍方數十里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我

朝吳嵓之疏有曰治農之官督令田主佃戶各將圍岸取土修築高闊堅固旱則車水以入潦則車水以

此夫車水出入以救旱澇常熟之田亦多有之但此能禦小小旱澇而不能禦大旱大澇須建閘開渠如文正之言乃盡水田之制而得水利之實且一勞而永逸費少而獲多何憚而不為也今查各圩疆界多係犬牙交錯勢難逐圩分築況又不必干分築者惟看地形四邊有河即隨河做岸連搭成圍大者合數十圩數千百畝共築一圍小者即一圩數十畝自築一圍亦可但外築圍岸內築戧岸務合說式不得鹵莽其大小圍內除原有河渠水勢通利及雖無河渠

而田形平穏者照舊外不然者必須相度地勢割田若干畝而開河渠蓋土之不平而水之弗便或四面高中心下如仰盂形者或中心高四面下如覆盆形者或半高半下或高下宛轉諸不等形者外岸雖成其何以救腹裏之旱澇故須因形制宜或開十字河或丁字一字月樣弓樣等河小者一道大者數道於河口要處建閘一座或數座旱澇有救高下俱熟乃稱美田又不但爲旱澇高下之用而已柴糞艸餅水通船便可無難於搬運云

凡築岸先實其底下脚不實則土身不堅務要十倍工夫堅築下脚漸次累高加土一層又築一層杵搗其面棍鞭其旁必錐之不入然後爲實築也法如岸高一丈其下五尺分作十次加土每加五寸築一次上五尺乃作五次加土每加一尺築一次如此用工何患不實一勞永逸法當如是但低鄉水區不患無堅築之人所患無可用之土合無先按圩中形勢果有仰盂覆盆高下不等宜開十字丁字一字月樣弓樣等河渠者查議的確申明開鑿取土以築其岸高

下旱澇均屬有救計無便于此者田價衆戶均出遺
糧申入緩徵項下俟有陞科抵補不然者卽查附近
有何浜漊淤淺可濬者斬壩戽水就其中取土築岸
岸既得高而河又得深計亦無便於此者然潭塘任
陽唐市五里湖南里澤諸極低之鄉往往田浮水面
四邊純是塘涇又圩段延袤大者千頃小者五六十
頃中間包絡水蕩數十百處河渠既多而浜漊又深
無撮土可取[illegible]而懸米坐以待斃可乎不可乎本
縣再四思維此等處須查本地有老板荒田其糧巳

入緩徵項下年久無人告墾者查明坵段丈尺出示
聽民搽土築岸又不然者須查有新荒田與夫九荒
一熟宂且必爲板荒者與夫年遠廢基遺址不便耕
種者查議的確糧入緩徵項下俱聽民搽土築岸又
不然者須查本地有茭蘆塲之介居水次止收草利
止徵蕩稅者申免其稅聽民搽土築岸此縱中間不
無捐棄不猶愈於并熟田而淪之而荒而棄之耶但
茭蘆塲俱占於大姓納百一之稅享十倍之利人所
不敢詰官所不能問處之爲難然與大利者無恤小

言本縣籌已熟矣又不然者令民於岸裏二丈以外開溝取土其溝寧廣無深深不過二尺違者有刑夫就岸取土岸高溝深內外水侵岸旋為土法之所深忌也但離岸遠則岸址寬而溝水未能即侵溝身淺則受水少而填塞後易為力如尤涇岸[illegible]優初年故事乃萬萬不得已之計但所取之溝諭令佃人勻攤田面之土兼箭外河之泥一年內務填平滿無令損岸始得又查本縣低鄉土脉有三色不堪用者有烏山土有灰蘿土有堅門土烏山土性堅硬而質脆種

禾茂且多實但湊理疏而透水以之築岸易高以之障水不密灰蘿土即烏山之根入田一二尺其色如灰握之不成團浸之則漫漶無論障水不能即杵之亦不必堅矣塹門土其性不横而直其脉自於水底貫穿圍岸雖固水却從田底溢出欲圍沍救之無益也此三者築法必從岸脚先掘成溝深三尺或用潮泥或取別境白土實之然後以本土築岸其上方爲有用此等處俱屬一等難工宜佐以官帑

田面上四散挑土俗呼爲抽田肋高鄉以此法換土

揷田挑田肋置於岸邊箭河泥葢於田面而田益熟矣其法方一尺取一鍬四散掘之如魚鱗相似此法亦可取土築岸但用力多見功少

山鄉水利議

徐獻忠云我松瀕海數被倭患予寓居吳興屢見各縣山鄉旱災不收大受飢困山鄉平田既少一過旱暵泉流枯凅計無所資坐以待斃有司者徒見下鄉平田頗有潤色不肯特爲奏免粮税予按視其地皆坐不知水利之故元儒梁寅有鑿池漑田之議其略

云畝畝之間若十畝而廢一畝以爲池則九畝可以
無災患百畝而廢十畝以爲池則九十畝可以無災
患予嘗至上虞之下溉湖觀之方知梁子之議可行
而永久利民矣有志經國者當相視一鄉之中擇其
最高仰者劃爲陂湖先均其稅額於衆利之民次營
別業以補失田之戶大展陂岸使廣而多受雖亢旱
之年不至耗涸從高瀉下均資廣及沾潤一番可以
經月雖有凶災不能及矣況陂湖之利魚蝦雜產芰
蓮叢生貧者資以養生富者因而便利大雨一注衆

流復積前者旣寫後者復蓄山鄉水利無逾此者故叔孫之芍陂汝南之鴻却陂古人成績可以引見自非爲民父母者力主其事愚民誰肯割其成業者乎至於下鄉之田亦有高亢不通資灌者莫若照依北方掘鑿大井上置轆轤汲引之利亦足以辦民可樂成不可謀始出力任事雖存乎人必須奏留久任方可成功此又監司者之責也

海邊斥鹵地方特護塘隔絕鹽潮歷年久遠雨水洗去鹵性亦有圍築成田者築堤鑿河引內湖之水以資灌溉而水遠難致雨澤稍稀便乏車救、一年三熟此與山鄉地形勢相類近年民間告明官

府谿除掘損田畝之糧於田心中開積水溝爲夏秋車戽計凡溝漊多處其田多熟或於遶宅開泄則近宅之地必有收成此蘇松沿海地方試之有成效者但細詢老農云每十畝之中用二畝爲積水溝纔可救五十日不雨若十分全旱年分尚不免于枯竭況一畝乎大抵水田稻苗全賴水養炎日消水甚易以十日消水二寸計之五十日該消去田間水一尺即二畝溝中亦不免乎消水總計其潤是溝中常有五六尺之積斯足用耳豈可望于夏秋亢旱之日且稻苗生長秀實盡用水浸溉一百二十日十十畝取二畝作積水溝備救半旱斯言非謬必于山原上勢相視窪下可蓄水處築圍大澤或環數里或環數十里上流之水消消不息庶足救濟全旱矣常與潘知縣鳳梧熟論西北墾荒之要潘云若計開田先計瀕水真確見也

修築海塘

永樂間平江伯陳瑄奉
命以四十萬卒修海岸八百里
浙西江南之地抑潮捍海之利以千計是塘爲急謝
石培土在在爲力其工以萬計是塘爲大風猛潮峻
不勝衝嚙近海之瀕難築而善崩者以石計是塘爲
切塘無壞浙以西縣海爲塘不專江以南且患海況
浙哉夫是塘其創也自顧尹泳始其工煩力其修也
或十載或五載民至於今獨稱楊郡丞冠其工顧因
嗣是而修築者不惟不固且不力有司病焉凡其七

八月之間風潮倍于昔而塘之决亦倍于昔郡大夫
蕭公有憂焉於是具狀以上于大司空李公李公曰
盍亟圖之於是具狀以上于司空大夫林公林公曰
吾事也於是林公館于其地蕭公往來于其塗取財
于郡帑鳩卒于邑里伐石于太湖負土于草蕩散公
而贄之列卒而築之分官而蒞之塘高若干丈自下
以上尺無弗堅者塘長若干丈自北以南丈無弗實
者塘闊若干丈自內以外寸無弗密者一木一石其
度其畫其堅其實其密無弗經林公者經始于九月

之初落成于十有一月之旣而塘告成夫皆勞瘁于塘也而司空大夫之功爲大皆經畫於堵也而郡大夫之功爲尊於是塘之民遠者近者老者少者咸曰築塘屢矣是舉也不迫不遽其固哉築塘久矣是舉也不旣不殿其速哉築塘僨矣是舉也不輟不復其逸哉築塘靡矣是舉也不煩不累其約哉塘以外屹如巍如風潮之激雖巨而塘足以任之矣塘以內曠如奧如高者畦低者田近者竈遠者樹耕者不溺沃者不沮於乎其利不旣博哉 海寧捍海塘記

淳祐十六年夏六月明州定海縣新築石塘成其高十有一層側厚數尺敷平倍之袤六千五十尺有贏基廣九尺斂其上半之厥贏又十之五高下若一從橫布之如棊局朴巨木以奠其地培厚土以實其背植萬春以殺其衝役夫匠軍民積工至二千餘萬而人不告勞閱春夏二時舍田趨役而農不告病伐石于山石頹而役者不傷運之于海波平而舟楫無恐以己酉春正月己未初基越六月甲寅凡十有七旬又五日而訖事畚鍤纔收波神眩巧乘大潮泛挾西

北風震怒號呼攻突甚亟盖乙卯丙辰以夜繼日盡
其力而止波澄雨霽環而視之巨防屹然罅隙不動
於是萬衆感激茲役之興信有天助乃能底績以迄
於成一方可以永賴矣先是定海塘以土木從事歲
有決溢之虞丁酉之秋江海爲一民廬寺營壘師
屯被害尤酷知縣事陳公亮始用石板以護其外僅
支數年水大至則與之俱去蔑有存者歲在戊申風
濤屢驚九月守臣岳甫始合軍丁之辭以告于上是
時至尊臨御倦勤而憂民之念愈切聖衷乃命部使

者與守行視覈其費以聞詔賜緡錢六萬五千有奇聖訓叮嚀毋得苟簡今上嗣登大寶厲精帝載山川受職罔敢不虔及是告成不愆于素精禋之感自有來矣　石海塘記

論積儲法

古人之積儲有二有積之公者去侈靡而不耗於用去冗濫而不耗於食是也有積之私者薄賦稅以裕民之財定法制以節民之用是也積之私家所以養民也積之公家補不足而助不給亦所以養民也然

講究必在平日措處必在豐年如待臨時計辦縱得所濟而閭閻之困憊已不勝言矣況蓄之無素有莫可誰何者乎管子所稱措國于不傾之地積儲之謂也

王制豐年積儲法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董煟曰古稱九年之蓄者蓋舉士官民通爲之計固非獨豐廩庾而已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意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而不知國富民貧其禍尤速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飢而食菜則色病然後天子食日擧以樂蘇軾曰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凶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閑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

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廩人主藏米之官長掌九穀之數九穀謂黍稷稻粱秫苽麻麥豆也以待國之匪頒匪頒謂委人之委積賙賜賙謂賜予稍食謂祿廩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上謂豐年下謂歉歲以知足否量入爲出知所用足與不足也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治之者預爲之防也凡萬民之食計數萬人所食食者人四鬴食謂一月之食六斗四升曰鬴上也豐年爲上人三鬴每人一月食三鬴中也中等不豐不歉之年也人二鬴下也歉年爲下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凶年邦用宜從減省○丘濬

日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思凶荒之所救病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救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爲嗣歲移就之法也觀此可以見先王之時所以爲生靈慮災防患之良法深意矣蓋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也歟今其遺法故在後世人主誠能師其意而立爲三者之法則民之遇凶荒也無飢餓之患流移之苦矣

平糴法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

有千鍾之藏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李悝爲魏文侯作平糴之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若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一百石）中熟糴二下熟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强（董煟曰今之和糴其弊在於籍數定價且不能視上中下熟故民不樂與官爲市寖爲患

者吏胥爲姦交納之際必有誅求稍不滿欲量折監陪之患紛然而起故糴買之官不得不低價滿量豪奪于民以逃贓責是其爲糴也烏得謂之和哉至于已糴之後又不能以新易陳故積而不散化爲埃塵而民間之米愈少也漢食貨志曰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焉誠哉是言

義倉法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有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

之匹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
百里以就倉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為
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救
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瘳乎

董煟曰義倉者民間儲蓄以備水旱也一遇凶歉直
當給以還民豈可吝而不發發而遽有德色哉謹按
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建言諸州立社倉於當社委社
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遇歲不熟則均給之唐正觀
初尚書左丞戴冑上言隋開皇置天下社倉終文皇
世得無饑饉太宗曰爲百姓先作儲貯以備凶年亦
非橫斂宜下有司具爲令王公以下墾田畝稅六升
天寶八年天下凡倉無慮六千三百七十萬餘石長
慶大中以來約束既嚴貯貸不絕至下五代因之以
饑饉加之以兵戎而義倉不得不廢矣慶曆間王琪
上言以爲[illegible][illegible]久廢請酌輕法以行之如唐田畝之
税其貲太重不徧中別領新格自上戶以降出粟又
且不均方今之宜莫若第五等以上於夏秋正税之
外每二斛納一升隨常賦以入各于州邑擇歲便地

別置倉以儲之領於本路轉運司今天下大率取一中郡計之夏秋正稅之麥之屬且以十萬石爲率則義倉於一中郡歲得五千石矣剗天下所入之廣乎使仍歲豐熟損有餘補不足實天下之利上干是詔天下立義倉然今之州縣因仍既久忘其所以爲斯民所寄之物矣

常平倉法

常平之法專爲凶荒賑糶穀賤則增價而糴使不傷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使不病民謂之常平者此也比年州縣窘匱往往率多移用差官覈實亦不過文具而已自乾道間給降會子一百萬貫兌起諸路常平錢一百萬貫而郡縣遂多侵用義倉後雖許用會子

措置和糴其間未免抑配當時甚患之然則平糴之法遂不可行乎但官司糴時不可籍數定價須視歲上中下熟一依民間實直寧每勝高於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何患人之不競售哉蓋官司措置惟欲救民之病財用非所較若以私家理財規謨處之則失所以爲常平之意矣

一常平本法無歲不糴無歲不糴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無

歲不糴也近來熟縣所糴饑無所糴其間有司之吝
閉爲埃塵良可嘆息
一常平錢物不許移用不知他費不許移用至於救
荒正所當用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遇旱傷去處
州縣仰一面計度用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糴以
濟飢民俟結局日以糴本撥還常平可也
一常平賑糴其弊在於不能遍及鄉村今委偶官里
正監視類多文具無實惠及民宜倣富弼青州監散
米豆之法變通而行之但水脚之費般運之折無所

從出故縣不敢請于州村不敢請于縣不知飢荒之年人患無米不患無錢每升增于官中所定之價一文以充上件縻費則自無折閱之慮矣何患賑糶之米不能遍及村落哉但當逐保給曆零賣以防近上人戶頓買興販之弊

一紹興庚午　高宗皇帝謂執政曰國家常平以待水旱宜令有司以陳易新不得侵用若臨時貸於積穀之家徒爲文具無實惠也

一昔蘇軾奏臣在浙江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

平米一㪷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有依條將常平斛㪷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㪷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内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臣謂蘇軾之法止及於城市若使縣鎮通行方爲良法也況賑濟自有義倉並行不悖此又爲政者所當知

一或謂減價出糶官廩以壓物價固善矣然饑荒之

年常平無米則如之何臣曰不然元祐元年四月左司諫王巖叟言訪聞淮南旱甚物價踴貴本路監司殊不留意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闕米人戶每戶不得過三石其糶到錢起發上京又何患於無米也此例前賢行之甚多茲不再舉

古今救荒之策多矣成周都鄙委積之政上也漢唐常平義倉之法次也外此賑濟則趣辦移民移粟最下也噫激西江之水不救涸轍之魚則捨一時濟用

之謀以圖三十年制用之法君子以爲迂求三年之艾以攻其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則苟簡應變倉卒就食君子以爲疎遠則行濟時之策而爲經久之圖者其惟常平倉歟且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有平糴之說至壽昌始定常平之策此其始也厥後罷於元帝復於顯宗隨罷隨復無有定制至于我朝淳化二年京師置場有其法也景德三年諸路置倉有所積也然增價以糴分命使臣減價以糶專命分命司農隨時遣用未有定職至熙寧以來提舉常平之

官始定焉夫祖宗之始置常平也出內庫之儲以為糴本須三司之錢以濟常平粒米狼戾之時已糶於錢官則增價以入之菜色隱雷之日已乏於食官則減價以出之夫何舉糴本而為青苗之錢屬廣惠倉以求二分之息伐桑易鏹官務厚矣如民貧何鬻田輸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救荒之實政壞矣義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於鄉社至唐改置於州縣此其始也厥後弛於永徽壞於神龍隨罷隨復亦無定制至于我朝乾德創之未幾而罷元豐復之未

幾亦罷迨紹聖復以石輸五升大觀又以石輸一斗至于今日而義倉輸官之法始定焉夫古人始置義倉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於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爲官司之移用縣倉轉而郡倉民益相遠而爲軍國之資官知其歛民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欲廢矣中興以來講明荒政常平錢穀專委一司而無脂失之弊逮民騷繹置倉長難已有社倉之遺意天下豈有難革

之弊今日常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小民癯身從事彼知官長吏爲何人一旦藜藿不繼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糴於場以活其已餓之莩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　宋常平義倉考

竊惟農無常稔之年國有備荒之政求之古人之所已行蓋惟常平獨爲盡善是以成化初年南京守備官員因見歲凶民饑莫能拯救乃倣古常平之意奏將沒官房屋改爲倉廒名曰常平銓官置吏以司出

納每歲將蘇松等處運到糧米免其上倉將各衛官軍二箇月俸糧臨船兌支省出加耗脚價每歲約有十萬餘石運赴常平倉交納遇歲凶米價貴減價糶賣銀錢收貯官庫歲豐米賤增價糴買糧米收貯本倉良法美意與古寔同後因本倉積米數多南京戶部奏將作正支放常平之法遂廢倉敗雖存傾圮過半當時費用財力即今委之可惜況古人所以大略無備荒之儲豈宜然哉且往年米價翔貴至八分錢一石民皆缺食流離紛起若使官倉有米能糶數十萬

於市則米不湧貴民飢可療矣如今年米價極賤至二三錢一石民賣輕齎虧損至極若使官庫今以銀能糴數十萬於倉則米不假黏曹力可救奈何坐視米價貴賤之機莫救農末交病之苦豈宜然也如蒙乞勅該部查照先年奏設常平事例再爲斟酌倉厫損壞諒行修理仍自弘治十二年爲始浙江等布政司蘇松等府該運南京粮米照例三箇月臨船今支將所省耗米脚價或一年者或二年者運赴本倉上納以爲常平之本行令該管官員隨時米價貴賤依擬

糴糶若本倉粮米積至四五十萬石恐至陳浥不堪
方准作正支放就將本年正兌船兌支所省粮米照依
前數運納以爲常平之本務使新舊相更貴賤相濟
倉有餘粮歲荒無缺食之憂市有平價年豐無傷農
之慮實爲便益 倪岳疏

朱子社倉法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
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
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

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

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
强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
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
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
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
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
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斗以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
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
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

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一旨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申聞送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徧下本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行仰本州士民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以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

指揮奏聞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强官一員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散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曉示人戶產錢六百文以上及有營運衣食不闕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鄉都內開拾丁人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結爲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

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首以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妄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長集官桶及官斗係斗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撥攬

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遲許被擾人赴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饑歉則開第三倉專充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依例差官將帶斗斛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只令逐倉廒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

并準備打淋閔及下人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

支

一本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送納先近後遠一日一都仰社首鄉長告報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送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人為一狀赴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知衙官吏斗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將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次年夏支貸日不可差換

一次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具總
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
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升約
半月發遣各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
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升約半月發遣
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廿二人每名
日支飯米五升十日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
三十石二斗十一斤十枚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

年善增行具奏支撥收補倉廒穀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拆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開下項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諸某人等幾人今遞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好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同監官發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官公共掌管務要公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曾請貸至七八月而人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拆及借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償備如此一小損壞隨即修整大段改造即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宋史朱子社倉之法嘗請于上以其法行於倉司陸
九淵在敕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與
行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賑恤嘉定末真德秀帥
長沙行之凶年饑歲人多賴焉然事久而弊或移
用而無可償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皆失矣史
所紀者如此亦有不盡處蓋里社不能皆得人如朱
子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為之助
昔朱子自言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為鄉
閭立此無窮之計可見其成之也亦不易又言里社

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詳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甚於官府可見其行之也亦難々然則善救荒者必得其意而行之斯可矣

義倉社會法

嘉靖八年己丑三月

命行義倉社會法時兵部左侍郎王廷相言頃來各省歲饑民皆相食發廩賑之猶苦不足以備之不豫故也宜倣古者之法但立之於州縣則窮鄉下壤

百里就訟可了亦幾非政也今善者惟宜於之里社一
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為一會每月一舉社正
高皇帝教民榜文中以申明之約舉而申善惡獎戒
之社倉米盛分上中下戶出米多寡各貯于倉以備
賑濟為社長能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遇荒歲則計戶
而散先下與上者後以上二八上戶則償之而免其下
與中者凡給貧悉照於民者令登計冊籍以告有司
稽考則既無編審之煩又無分悉之苦且寓保甲以
弭盜鄉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具章下戶部遵

材言昔人謂救荒無奇策臣謂義倉之法可以備荒乞行各撫按官體量行之

上亦謂廷相所奏有益小民從之

廣積倉

弘治三年庚戌定廣積倉糧事有司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五千石每三年一次官照有司以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七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明儲斂議 弘治初令州縣親民之官責其備

荒積穀[illegible]為殿最[illegible]以[illegible]受實惠[illegible]周得[illegible]本
正德以[illegible]此官不[illegible]重輕選[illegible]陛下[illegible]首惟[illegible]
待錢以防速退上為[illegible]惟事奉承[illegible]以[illegible]早[illegible]
皆不肯盡心民事民[illegible]才盡一遇凶荒多致亂[illegible]
今宜遵復

先朝舊規

修預備倉法

正統五年庚申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illegible]
總督各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糧所在庫

銀平糴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
其家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三月以入按山東御史毛鵬上言
比者郡國一遇災賑即請儲蓄救荒之法
預備倉設本以救荒近多廢弛所宜亟行修復令
有司查可照其法宜入穀其贖免者
宜嚴督所司建倉依期儲穀供
備荒藏穀法
濕庚北方高燥宜用窖常平預備

諸倉如儲之所倉屋不合倉詳其法但藏米若數年必至腐石粟稍耐久惟帶稃稍穀經數十年不壞所謂積穀防饑是也

庾郵詩箋云露積穀也崔實庾或作瘐倉無屋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又曰我庾維億註謂庾積穀多也

窖藏穀穴也史記貨殖傳宣曲任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拒滎陽民不得耕米石至數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是

也富嘗謂穀之所在人命寄今藏置地中必有重
遇上風蟲水旱十年之內儉居五六安可不預備以
災夫穴地爲窖小可數斛大至數百斛先投柴燒
令其土焦燥然後周以糠穩貯粟於內五穀之中
粟耐陳可歷遠年有於窖上栽樹大至合抱內若變
色蓋必先驗驗謂其必並言又壽別窖北地之居
此江淮高峻土厚處或宜倣之既無風雨雀鼠
之耗又無水火盜賊之慮雖箭司之珍府藏之富未
可呼也